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里革諫夏濫淵國語下同

宣公夏濫於泗淵革氏曰濫潰也責呂里革斷其罟而

棄之呂網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冬也築氣初謂

之後也土蟄發謂益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凡

魚大魚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鳥獸孕水

魚陟負水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鳥獸孕水

蟲成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罝羅鳥罝禁不得施也措

也虞掌鳥獸之禁令宜罝羅鳥罝禁不得施也措

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是乎禁罝羅設罝鄂且當為罝罝羅小網也罝

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以實廟庖畜功用也廟庖厨也

而長魚鼈畜四時且夫山不槎麋槎斫也以澤不伐天

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麋槎斫也以澤不伐天

草木未魚禁鯤鯤魚子也鯨鯨魚子也麇麇鹿子也麇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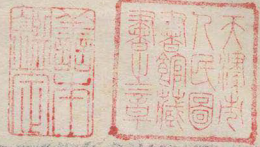
翼翼成也未乳曰蟲舍蜮蜮蟻子也蠃蠃子也麇麇鹿子也麇鳥

取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

行網罟會無藝也列別於惟而懷子也藝極也○按里

育物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

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諭師存侍師樂師曰



之意然忠言非用此復奚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韋氏曰靈王楚恭王之子靈王熊虔也與伍舉升焉曰

臺美夫伍舉椒舉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

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

為明不聞其以上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

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

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

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正宗卷五

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

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

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

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

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兒都開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

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日則美縮於財德則不也

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何也胡何也

何以為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離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萬

馬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

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榭榭不過講軍實講

也軍實也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

足也臨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其所不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榭不蔽日明而已其所不

奪穡地其為不賈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

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正宗卷五

三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韋氏曰子張楚大夫曰公也王患之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靈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

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凡百箴諫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

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諫不欲聞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

言對曰昔般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聳敬也以入于

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

以出令也若不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

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

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

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

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敷廣也其知之

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

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

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

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

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

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

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

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

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懲寘之於耳懲猶對

曰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羴兕象其可

盡乎其又以規為填也。齊魯牛也。規諫也。填所以塞耳。蓋也。而又以遂趨而邊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規諫為之乎。亂靈王死之。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三十二事 君 告

議論三

卻缺請歸衛地 左傳下同 文七年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杜氏曰日地在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 柔安也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正宗卷五

用休 有休則戒 董之用威 董督也有罪則 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德正德也 禮以制財用 無禮不

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 來猶也 盍

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按此章以功全在睦者

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強軋之未必從 而順導之常見聽此趨宣子之所以說也

臧孫論誥盜 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杜氏曰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盡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

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曰寇將盜是務去若之

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

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間立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

馬給其賤役從早至牧凡入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

去之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

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 正宗卷五

六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按季

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戒武仲乃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蓋季氏是時頗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

福君所有者季氏皆竊以為己物非盜而何故滅武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祁奚請免叔向葉二十一年范宣子逐來盈云云

來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

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來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

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

乎讖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因何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樂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王鮒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言信皆求赦吾子

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拜而曰必由之

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定保

蕃勳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謀鮮過有蕃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絲亟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聲子請復椒舉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杜氏曰声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

荆坐地共議歸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

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

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名善為國者賞不僭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辛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正宗卷五

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

瘁病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刑賞而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飭賜餼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不能照其材也

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戰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成六年晉乘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射師

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郤郤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在成十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

正宗卷五

也楚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平

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孤庸為

吳行人馬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川來駕棘皆楚邑

北有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若

林亭林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若

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教亂在宣

以為謀主馱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陸公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寒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誦之藥書時將中軍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

於其王族必大敗之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

夷師燬夷傷也吳楚之子及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

也言楚亦不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正宗卷五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三十二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氏曰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可知否伊

焯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原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尹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

國棟也棟折撥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貫習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

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正宗卷五

十一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裕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杜氏曰后帝

不戢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王祀商

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

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也當武王邑姜方

震人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陳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帝天唐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君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

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

障大澤障之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項帝顓沈妣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國滅四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

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祭

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實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政聽國晝以訪問問可夕以脩令令所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秋集也底滯也露瀝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同四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其生不殖殖長美先盡矣則相生

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列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四姬

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

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又

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按子產能知實沈臺

駭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

神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

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邪○是時晉侯未

鑿於秦秦伯使盪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

疾如盪非鬼非食感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

女節遲速本未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乎有煩手淫声惱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物

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

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

為五声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

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

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

熱感盪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

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土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正宗卷五 十一

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

淫任其大節有蓄禍與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

淫云也鑿和之言與子產略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

昭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會于虢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年

人得志於晉先軫个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杜氏曰得志謂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詎晉而駕焉駕猶陵也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

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

為政以春言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

故云七年年會澶淵及今會觀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

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杞師徒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信不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穰是黍穰共也獲苗為黍穰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息必獲豐年之故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

也自恐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圉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

舊書加于牲晉人許之上不敢血

沈尹戌論費無極二十一年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豈不謗令尹杜氏曰進

祀也諂也諂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左尹卻宛也中成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

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天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

朝吳出蔡侯未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弇王之耳目使不

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

不獲諸侯邇無極也迹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

幸郤氏陽氏晉陳氏發及子矣子而不圖將馬用之夫馱將師矯

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

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

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寔之罪敢不

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馱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駟將師為右

而信諛無極諸卻宛馬謂子常曰子惡欲飲于酒又謂

子惡令尹將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饗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令尹使視卻氏且燕之馬不往召馱將師而盡滅欲

師退遂令攻卻氏則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

氏之族黨殺陽令然陽甸子晉陳楚大夫皆卻氏黨

史墨論季氏出君昭三十一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

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

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
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後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杜氏曰秦之無常人言惟

德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在夏商

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三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

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

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

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大

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榘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下同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城東門也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韋氏曰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

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闕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也

之所成也言節所成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

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

是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行殷禮大災則祀

之夏禹是也微周高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

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其為后稷自夏以列山為厲山

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禹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

之伯九有也農之閒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故祀以為

社社后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

社社之神也命顓頊能脩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帝嚳能

序三辰以固民極之子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蟠

次序三辰以治曆明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

時教氏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

均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

死死謂征有苗死鯀鄆洪水而殛死禹之父也堯使治水

於蒼梧之野鄆禹能以德脩鯀之

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脩鯀之

功功鮮因故曰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

敷敷五教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

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契後九世孫外之子為夏

桀桀扞大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文王

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故有

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舜後在夏殷為三

王後故有禘郊宗社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宗祭

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禘

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且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七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

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禮祭法曰商人禘舜禮當為響字之誤也

響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後也周人禘響而郊稷響稷之禮也

鄭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響而郊稷響稷之禮也

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

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

報報德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與

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高世湯之先也

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

孫古公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也加之也

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

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及天之三

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

木水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非

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

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謂論也仁者心而不知者處物

處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

也

茲海其有灾乎。天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灾也。是歲

也。海多大風，冬燠。燠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

季字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

策。策，簡書也。二策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卻叔虎論伐翟相

獻公田見翟相之氛。韋氏曰：翟相國名，氛，禘歸寢不寐，氣象也。凶曰氛，吉曰祥。

欲伐翟也。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

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蔦，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

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无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

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還者距違。其還去者則距

。正宗卷五

十九

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

上而無忠下。言抵冒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

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蔦以告公，說乃伐翟相。

范文子論戰

馬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

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

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韋氏曰：不義而稱晉之

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

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

有外患必有內憂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

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

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謂增其祿也謂變臣也

室而徒還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戰若不勝則晉

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秩地亂故也其產將

害大蓋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

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

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

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

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

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蓋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

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

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

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公所為遂弑諸翼葬之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

其左右欲以晉童夷羊午長魚嬌為卿故殺三郤長魚

嬌又以兵劫栾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

成十七年冬厲公將于匠麗氏栾書中行偃執公厲公

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

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和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

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

曰昔纘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夫一卒之田

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

侯職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

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執極也桓子乘略則

行志略犯也假貨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可以

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止于楚止奔也夫卻昭子昭子卻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

正宗卷五

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欒

又有五人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

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

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

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

韓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氏曰墮壞也壘培

圍趙氏所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培

尹鐸往而增之增其壘因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下

增之故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可曰是

昭余離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昔先主文子少譽

於難也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難猶離從姬氏於公宮有

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也有武

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刑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

簡子之父趙成也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

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教子擇

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

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

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

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脩之庶

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

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

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初伯

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曰子免

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自

若焉若如也怨

自如故也

壯馳茲賀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韋氏曰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

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

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

賀按壯馳茲之言名言也故雖簡亦錄後章倣此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韋氏曰知伯瑤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知伯曰室

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

正宗卷五

二十三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

知氏亡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亶韋氏曰倚相楚左史也子亶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子亶

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曰女無

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舍棄也左史曰唯子

老耄故欲見以交儻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

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也給供昔衛

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貞之規旅貞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

車止則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庚之左右謂之位門屏倚之問謂宁師長也典常也

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藝御之箴藝近

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宴居有

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朦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朦不失誦以訓御

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讀及其沒也謂之

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

日中是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

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

正宗卷五

二十四

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子亶懼為治

曰老之過也老子亶名也乃驟見左史

藍尹亶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

崇替與哀殞喪於是其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

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

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

嗣又甚焉韋氏曰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

政德之不脩無患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

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

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是吳將斃矣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皆告

議論四

甯嬴論陽處父不沒文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嬴嬴從之杜氏曰甯晉邑及嬴逆旅大夫

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沈漸謂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以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

正宗卷五

二十五

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况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犯而行過犯而聚怨不可以

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

傳父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七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

朝也杜氏曰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王執

使不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存矣

為十一年齊報商人傳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左氏傳下同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杜氏

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脹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程正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

朱文公曰中是恰好底道理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

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儀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

正宗卷五

五六一

以著於能者養之以福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呂成

外言言能者養之以福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呂成禍本自有故曰養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

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祀有執燔燔祭肉戎有受服神之大節也交神之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

又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先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王先

自示也巳其何繼之有禮因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秋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原叔趙同也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十三

乎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襄十年齊高厚相太子光會諸侯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
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
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八年蔡
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
猶將更之今深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不在
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二十八有無夾於鄭鄭伯必有
大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夾於鄭鄭伯必有
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
辜濟澤之阿行潦之類藻真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
可棄乎○愚按敬之一言乃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
之要法春秋之出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故凡言不敬者皆附此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
師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

子產論伯有為厲昭七年

正宗卷五

二十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杜氏

伯有言其鬼至三十年定人殺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

行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助子督殺伯有明年

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

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

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子太叔問其故子產

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

為子孔不為厲問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

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從政有所反之

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說而後不信。民不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既生魄

陽曰魂。陽神也。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

於神明也。英明也。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

良之孫子耳。子之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厚

也。抑諺曰：最爾國最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太。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

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朱文公曰：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與子產論

正宗卷五

二天

伯有為厲事其義理甚精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昭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將叛

云杜氏曰南蒯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枚筮之。杜氏曰不指其事况卜吉凶。遇坤三三坤上之比三三

坤下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

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和以率自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彊而能溫所以為忠。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

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

行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二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

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易謂黃裳

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又襄九年穆姜

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

咎。元卦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元咎。今我婦人而與

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

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奔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死於此。弗得出矣。按子服景伯論黃裳之義。然後之儒者

未有及之者。故朱文公取之。穆姜雖非賢婦。然亦能知

指故附焉。

正宗卷五

閔子馬論學昭十八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魯大夫。與之語。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

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不害而

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李

殖苗日新日益。○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弥

長而愛悼子。立之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

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患不孝。不患

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

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也恭朝
夕親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凡此皆名論也
故附此韋氏曰馬父魯大夫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昭二十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

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

行也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也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

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

聲徵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

正宗卷五 二十

奉之制奉其性為六畜雞犬豕五牲麋鹿麇三犧宗廟三

者謂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藻水草火粉米黼黻也

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粉米黼黻也

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續之事雜用天地

與黑玄與黃皆五章以奉五色謂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謂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

以奉五聲鮮年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

曰媾婿父曰姻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

兩婚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臣為事

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德教務其特要禮之本也

其震曜殺戮雷震雷曜天之感也聖為溫慈惠和以效

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

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礼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

過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

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

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卦禮者謂之成人

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能鞅

正宗卷五

三十一

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羊舌職論用士會宣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氏曰甲氏留

辰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散免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本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成二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氏曰齊

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

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湏救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

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其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并告令軍

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薛請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采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

正宗卷五

三三

侯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

藏禮車服所以未尊卑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

已

叔孫豹論不朽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杜氏曰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侯盟主范八復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黃帝

堯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

大叔論甯喜置君襄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杜氏曰大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違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

正宗卷五

謂甯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

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圍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

諸侯之兵以為名餘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杜氏曰欲宋君稱功加厚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

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

武亂人以廢謂紂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

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

之謂乎梁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正宗卷五

三十四

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知其過

申無宇論公子圍襄三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杜氏曰遂掩二十年為大司馬

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入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

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文王之體以禍

其國無不祥太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殺靈士傳

子羽論諸太天譏公子圍昭元年經叔孫豹會

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平虎許人曹人于狝傳二月甲辰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氏曰設君服二人執戈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煇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凡國君行有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在會時

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此行

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翼三

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昭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爭在

圍雖取國猶將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二子謂王子

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使篡位不能自陳公子招曰不憂

何成二子樂矣言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正宗卷五

三十五

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

共吾知其而已能共承大國福晉樂王駙曰小旻之卒

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

斯義故不敢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

君反謂之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戒不故曰簡樂王駙字

而敬字愛也不犯子與子家持之孫歸生持之言無

所取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上公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十六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知物

兆也

其是之謂矣物類也祭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囂弱齊惡當身名無患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同上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杜氏曰問成否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成信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若是不義而彊其

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

后幽王惑馬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強不義是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

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

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正宗卷五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杜氏曰晏子受禮實

禮之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問與衰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性唯知公齊將為陳氏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併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

豆各百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金十

則鍾一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證加舊量之一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區五區為釜六斗四升登成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叔之以公貸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賈如市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公賦歛

及其將死也

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召其大夫

僖子屬大夫

曰禮人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僖子卒時

孔丘年三十

十聖人之後也

殷湯而滅於宋

宋督所殺其子奔魯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

宋君皆

何適嗣當立

及正考父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

茲益共

言位高益共

考父廟一命而僂再

命而僂

三命而俯

附共於僂循牆而走

敢侮

其共如是人亦

於僂

屬

言至倫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

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

必屬說與何忌

於夫子

使事之

說南宮敬叔何忌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女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

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

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圍蔡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

蔡侯獲罪於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

蔡侯獲罪於

其君

謂殺父而不能其民

不能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何故不克然貯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八年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

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

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

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

復振沒不可則奔捐故言無極極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

王宗卷五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字子干也靈王弒召子干奔

子干疾皆非王子靈王弟也靈王弒召子干奔

子干為王子皙為令尹奔疾為司馬奔疾使人

恐二子曰王至矣二子皆自殺奔疾即位初共

王無冢適有籠子五人無適立馬乃大有事於

鞏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於大室之庭使五人

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子干即

也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平王即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奔疾親恃子干共

以相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奔疾本不與子干共

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人而固有主而無主二也須有賢人當

須內王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

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

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

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

無愛念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成苛慝不作

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神

謂羣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

也當壁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奇寵貴四也貴妃

居常五也弃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

貴亡矣位不其寵棄矣父既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

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

隕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

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

敬不蔽賄清不從欲倫施舍不倦施舍猶言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求貳言篤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

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襄

五士從出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

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有樂卻

狐先以為內主謂萊枝卻穀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

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國有

奧主謂奔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異國傳言于于所以蒙弒君之名奔疾所以得國

正宗卷五

四十一

仲尼論政寬猛昭二十一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以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治難以疾數

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

之澤杜氏曰荏苒澤名於澤中知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汙其也

康綏皆安也周

厲王暴虐民勞於前政故母從詭隨論人隨人無以謹

無良謹勅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止也慘曾

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柔安也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綵不剛不

柔詩啟頌言湯政得中敷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

此說未必實姑存之

沈尹成論子常城郢昭二十年

楚囊瓦為令尹杜氏曰囊瓦子城郢築郢城矣令畏吳

以復增脩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正宗卷五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諸侯守

在四鄰鄰國為諸侯卑守在四竟竟自慎其四竟結其

四援結四鄰之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民

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馬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

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四竟守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在信十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

土田險其走集走集處竟親其民人明其五侯使民相

望為侯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不僭不貪不

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無亦

監乎若救紛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

一同言未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

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氏曰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首吳之子汝濱晉所取

陸渾也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

而足因軍役而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

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

正宗卷五

之法備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弁禮微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鞅上

則上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

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難之徒

遂作亂故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

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

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

誠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

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元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無患焉夫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彫也宮室不觀觀臺也舟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厲疾也親

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項軍士皆分

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非常甘珍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陂池焉宿有妃嬪嬪衛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正宗卷五

四四一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

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仲尼論用田賦哀十三年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死姓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卒曰卒終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

事舉其中欽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并出戎馬一死牛

三項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

西山先生具文忠公文章正点卷第五

正点卷五

四五

